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九

明 叙南張 岱著

張振德董盡倫姬文胤列傳

張振德南直崑山人以選貢除興文知縣興文故戎
縣萬曆初平九絲蠻改名地近蘭首奢崇明窟穴崇
明以朝廷徵兵援遼而叛興文當其出柙道時為天
啓元年八月振德方供事蜀闕以九月十六夜半還
而十七日土把樊龍等_及於重慶興文居民不滿百家

土墉不踰三尺典史劉承澤問將若何振德曰督率吏民來城死守不可為則吾行吾志而已方時無署長寧縣印二十一日長寧簿徐大禮以騎從來迎振德不可則請迎家屬往彼避之復不可振德持兩印巡城意氣如常作書授次子緄曰吾邊令五年千辛萬苦上不得罪於天地朝廷祖考下不得罪於百姓今與此賊患欲守而無可守之人欲備而無可備之具惟有手持兩印以身殉國而已二兒若幸得全惟

為善以畢吾未竟之志他無所囑二十三日平明賊
騎數千薄城下振德手劍跨馬蹙弓快迎戰不敵退
集城中男女及家人登陴賊眾擁入振德痛哭厲眾
巷戰死傷殆盡疾馳入署左持兩印右秉匕首危坐
廳事令孺人以下人持一及坐後堂積薪座側賊不
敢犯日暮賊縱焚民舍振德曰此吾授命時矣起望
闕叩頭曰臣生不能為陛下殺賊惟有一死以盡
臣節令家人舉火遂同孺人錢氏及女淑安淋慶俱

自刎投火中僕婦蘇氏沈氏長幼同焚死者九人家
人顧美嚴英皆巷戰死明日賊目胡宗祿至火所於
烟燄中見振德鬚髯戰張面色如生兩印在手堅不
可取皆愕然口稱忠臣忠臣羅拜而去緹得聞已走
賊退藁葬振德同家口於縣南天壇山贈光祿寺卿
給祭塋立祠廕長子紀錦衣正千戶世襲妻女祔祠
顧美等給卹是時遼事大壞節鉞大吏無有死綏殉
國者而乃得之遐陬小吏且舉家以焚天子哀之

制曰比以疆圉多故奔潰相仍余欲倖死而施生責
以大義必先閑思而厲節教之事君至峻思章以昭
激勸爾文林郎原任四川叙州府興文縣知縣張振
德忠孝性成才可無勵五年保障撫字心勤三邑賢
勞湛膏肌浹屬逆首之作難數郡風靡遂登陴以授
兵孤城斗絕力戰無援盡室自焚哀哉一死之堅貞
烈於猛火壯夫閨門之婦孺皆為國殤惟吾謀軍師
國邑之臣率多保身軀妻子之輩誰無百口甘蒙面

以偷生視爾一門尚汗顏而媿死塋茲義烈良軫朕懷是用特贈爾階中大夫資治少尹光祿寺卿錫之誥命於戲寵賁綸褒思崇大塋易名烈愍峻秩司光致祭歲時立睢陽之廟世官環衛宇羽林之孤異數以盼榮哀斯備於戲生吾所欲刳二十餘口赴義如歸國猶有人蓋二百餘年養士之報庶幾精爽尚克顧歆振德居官清素將死出篋中僅得銀二兩二分與其子緄錢孺人故德化知縣春沂之女十三歲時

家海上聞有倭寇從其母登高樓約曰寇至則自投
樓下孺人敬諾安坐刺繡自如興文之將陷也孺人
與二女皆誓死從振德故振德之赴火益決振德之
長女壻曰顧推官咸正後振德二十餘年死自有傳
咸正亦崑山人

董盡倫蜀合州人原任鞏昌府同知致仕家居會奢
酋變令叛吏持偽檄招降一城驚惶盡倫詣問吏此
誰為者吏曰酋主倫叱之曰天威咫尺若輒敢忝回

顧從人忽有揮椎擊吏腦者倫命取酒手搥其雙瞳
和酒生啖之大聲曰吾長齋廿年從此啖睛殺賊矣
因見州牧與商畧城守事登陴練卒諸事畢舉募鄉
丁幾千人倫具白旄素衣冠觴敢死士人一豆酒三
行申以朝廷大義撫道深讐靡不裂眦扼腕誓以死
從再越月賊薄城倫出死戰殁於陣州人皆登陴泣
之事平詔贈光祿寺卿廕一子世正千戶立祠歲祀
之

姬文胤、西安華州人。萬曆癸卯舉鄉薦。六上春官。乃
徵祿養。謁選得山東滕縣。甫蒞任。奔走恭謁。未遑親
事。居三日而白蓮賊起。是時滕民什九從賊。文胤徒
步叫號。援兵登陴。不滿三百人。北賊薄城。才數十人
耳。問民何以從賊。則曰禍繇董二。董二者。延綏巡撫
某之子也。文胤登城呼賊而告之曰。若等皆吾民。以
董二故鋌而走賊。吾執董二窮治其罪。以伸若冤。而
赦若等。復為良民。其可乎。文胤長身赤面。鬚髯奮張。

兩門牙如施丹腹東墉大呼聲歎、動樓櫓賊望見
以為神人謹呼羅拜俄而箭發於西隅二賊斃焉觀
之則延綏沙柳韓也賊憤益回薄而上遂不可禦大
胤歸署緋衣坐堂上爵蓋罵賊：前縛文胤裂其冠
裳以銀鐺鎖之文胤大罵胡不速殺我賊顧不忍越
三日不食賊勸之食不可勸之公又不可為詩八章
書於屋壁以縣印遺狀付門子魏顯照僮守務北向
再拜自縊而死顯照乞棺于賊不許乞布裹屍許之

遂瘞於官署之池側。賊考掠顯照索印。顯照以印于父國良。以遺狀與妻之父高登士。及守務反而罵賊。死之。九月賊平。文胤父收屍反葬。蓋六月而後殮。撫臣趙彥上其事。詔贈太僕寺少卿。有司立祠。春秋祭祀。給其父母誥命。廕一子入監讀書。并錄顯照守務復其家。而董二者城陷遁去。其後卒以賄免。嗚呼。以視事三日之官。守巷無居人之邑。率數十丁遺之民。抗數萬方張之寇。城之未陷也。可以去而弗去。賊之

勸行也可以走而弗走絕百可倖生之塗而定一死
無復之計用以明示天下後世無破城不死之縣
令無陷城不死之臣子公之自處審矣若董二之佚
罰則有司之過也

石匱書曰胡馬南下三千七百里地方官納印獻圖
鄉紳雜髮左衽望風而靡恬不知恥倘讀三君子傳
有不面赤耳熱者乎具長樂老之面皮有長樂老之
福德則亦已矣萬一昨剖符而今伏鎖朝納款而夕

誅降名節既喪命復不延奈何不舍彼而取此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

明 劍南張岱著

熊廷弼王化貞列傳

熊廷弼湖廣江夏人萬曆戊戌進士為保定府推官
劉果任事以才幹召戊申徵拜御史巡按遼東是時
建州兵尚喙伏廷弼知其必為邊患請核地界飭營
伍聯絡南北關纜數千言未而恐漸人以其太蚤
計也壬子視學南畿過於鉅刻生徒怨恨後以事敗

回籍戊午四月滿兵果陷撫順 神宗思弼言皆驗
謂深知遼事無弼若也遂用御史楊鶴言特起田間
擢大理寺丞兼御史經畧遼事廷弼未至遼復陷開
鉄其氣張甚不出三月連破堅城擒宰賽制煖兔炒
花等營不敢動既而悉精銳攻北關北關又陷京師
震恐已未七月上乃起擢廷弼僉都御史兼兵部
侍郎代楊鎬經畧廷弼單騎就道八月入遼陽斬陣
逃游擊劉遇節等誤壇祭撫清開死事將卒以鼓士

氣乃奏言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退守遼陽厚集兵力
上允之廷弼決萊固守挑壕築垣借水為塹軍容漸
壯庚申六月廷弼巡九邊滿兵乘廷弼出以萬騎繇
撫順關入萬騎繇東州堡入深至潭河總兵柴國柱
賀世賢力戰卻之以捷聞七月神宗賓天九月御
史馮三元論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張修德趙國
用繼之廷弼上疏求勘并請勅二人往遼查勘遼事
有無破壞并繳還尚方席藁待罪有旨回籍上勅

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勘回有旨遼事會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仍着及時起用以為勞臣任事者勸天啓元年三月滿兵連陷瀋陽遼陽二城經畧袁應泰死之朝廷震驚隨起廷弼經畧遼東限五十日到遼任事查處排擠廷弼諸官以儆將來七月上念廷弼特膺新簡受命專征宜重事權隆禮數特賜尚方劔將士不用命者副總兵以下先斬後奏賜大紅麒麟一品服紵絲表裡銀幣賜宴都城外令文

武大臣陪餞以寵其行。廷弼兼程行。以是月二十日抵山海關。而遼東巡撫王化貞者山東青州人。繇癸丑進士。歷仕巡撫。既握兵柄。日催隘甲車輛。及借援兵馬。力主進戰。廷弼初到關門。遼陽新破。兵士損傷瘡痍未起。且暫主固守。自是議論相左。疏揭交上。廷臣會議不決。化貞上疏有曰。臣今與皇上約。臣請以六萬師進戰。一舉盪平。臣不敢貪天功。但願從征將士。厚加優賚。遼民賜復十年。海內除去加餉。而賊

歸老山林為太平逸民於願足矣廷弼力爭不得遂以五千人守右屯化貞以十三萬住廣寧而滿兵渡河逼西平堡遂犯振武是時化貞欲守廷弼以金箭催戰且激之曰平日之言安在總兵劉渠方對壘化貞心腹將孫得功呼曰兵敗矣率所部走渠畧陣馬蹶被殺報至一城闕然爭奪門走化貞方晨起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城已空矣化貞股栗不知所為騎朝棟馬以行及門亂兵訶止朝棟後至持刀與鬪

乃得出得功奔回見無化貞遂踞城叛迎滿兵入城
化貞出從數騎走閭陽遇廷弼化貞向廷弼而哭廷
弼顧笑曰六萬軍蕩平遼陽竟何如化貞慚尋向廷
弼議固守寧前計廷弼曰晚矣公不受結募戰不撤
廣寧兵於振武當無今日此時兵潰之勢誰與為守
惟有護百萬生靈入關勿以資寇足矣迺整衆而行
化貞與寧前道張應吾歿後時北騎已東無追徧者
故得緩轡以旋總督王象乾驗放入關二月御史賈

毓祥疏奏廣寧失守經撫無所逃罪奉旨逮化貞廷
弼着革職聽勘都御史鄒元標刑部尚書王紀大理
寺卿周應秋同審獄詞曰當建兵之猖獗也遼陽失
陷都城震驚此正主辱臣憂枕戈待旦之日也我
皇上不難拔化貞於監司起廷弼於田間畀以軍旅
重任可謂非常之寵遇矣在昔俠士猶為知己死況
兩人類以豪傑自負感恩圖報至同心戮力誓滅此
而後朝食其濟則爵列通侯垂功名於竹帛不濟則

以死繼之豈不毅然一鬚眉丈夫不虞其間相開一
場擊河西拱手送敵竟以一逃結局也王化貞受命
於敗軍之際廣寧危若累卵隻手撐持八閱月嘔盡
心血費盡氣力卒謀不濟之但生來是一朴實頭人
全不知兵用鹵而反為鹵用間而反為間用其叛
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悟認賊作子伎倆已
知乃敢口一聲要戰渡河及至胡茄一鳴風鶴皆
兵輦鼓鐵騎尚隔在百里之外而棄廣寧如敝屣正

馬膏遺。若追逃之躡其後而驚魂迄未定也。哀哉。化
貞有憂國之心。而無謀國之智。有吞胡之志。而無滅
胡之才。是天下熱心人也。亦天下癡心人也。事已至
此。安所逃罪。宜伏上刑。以正厥辜。若能廷弼才識氣
魄。睥睨一世。往年鎮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關係似
非小。可再起經畧。廷弼居然以衛霍自許。而人亦莫
不衛霍廷弼也。迨惟初出春明門。即微有控扼山海
之旨。識者已知其無意於廣寧矣。抵關以後。却微有

可觀如言我兵不至浪戰西園不足盡信永芳降情
之巨測廣寧入心之不固語若持左券其料事之
智豈不遠過化貞哉獨剛愎之性虛憍之氣牢不可
破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開霧化貞水火之形既分
玄黃之戰遂力今日具一疏明日具一揭筆鋒舌陣
相尋不已而蒐乘訓卒厲兵秣馬凡可以為守脩計
者悉等閑置之迨園騎動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
急飛檄督戰若將曰勝可以成吾之名也即敗亦可

以驗吾之言也。不知前後矛盾戰不成戰守不成守
反以巧而成其拙也。雖欲引平昔不主戰主守之說
以求未減其可得乎。使廣寧告急之日。廷弼若肯伏
義誓師。或卷甲疾趨廣寧。提一劍以勘禍亂。或堅壘
固守。右屯收餘燼以圖恢復。反敗為功。死且不計。
不出此一聞。大兵既敗。先奔榆關。即有益世之氣。料
敵之明。亦不足以贖喪師失地之罪矣。嗟乎。封疆大
臣。破壞封疆。國有定律。百口何辭。乃會鞠之日。刺

不休若謂不宜與化貞同科詎知功罪一體明旨昭然即廷弼與化貞書札亦有吾兩人同功罪禍福之語何至今日移異其說乎廷弼試捫心一思喪師失地同抱頭鼠竄又同而其罪安得有差等胡不引從前經畧觀之也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恭反穴一死若厚誅化貞而廷弼少及於寬罪同罰異非刑也不惟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恐無服楊鎬袁應恭之心矣宜用重典以警將來奏入獄遂定後逆璫

用事恨楊漣疏遂切齒楚人又牽入汪文言一案謂
非封疆事不足以殺諸老因誣廷弼廣寧失事輦金
至京賄囑周朝瑞十日四疏以救顧大章輒為八議
之說又託汪文言囑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各
遺書求解諸人受賄動以萬千不入熊廷弼則諸
臣之罪狀不大不殺熊廷弼則諸臣之罪狀不真乙
丑八月二十一日文華殿講畢輔臣丁紹軾袖中出
刊像遼東傳一冊以獻合詞奏曰此熊廷弼所作掩

歸遼事以亂入是非者也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三
畏等復上疏挑激上怒有旨命斬蓋二十八日也
駕帖到提牢官促廷弼出廷弼從容盥櫛整衣而曰
我大臣也還要拜旨豈得草見主事張時雍曰奏
我與爾說時雍曰芝岡夫陷封疆應得一死還有何
說乃指牒前一懸袋曰此謝恩本也時雍曰公不讀
李斯傳乎因安得上書廷弼熟視曰此趙高語也時
雍詞塞擁之出斬於西市傳首九邊屍棄荒野懸坐

賊十七萬追比酷烈夫人陳氏繫辱縣庭長子兆璉
迫極自刎長女瑚嘔血殞命崇禎二年其子兆璧上
書而大學士韓爌具揭言廷失陷封疆傳首九邊已
無餘罪若遺埋棄荒郊不得歸葬則從來國法所未
有即今廷擢正法於今日皇上必倣古聖王捨骼
埋齒之意許其歸葬蓋國典皇仁並行不悖似合
如此非敢偏私廷弼也有旨命廷弼身首准與收葬
化貞時尚在獄追論廣寧失事復斬於西市以平公

論

石匱書曰熊廷弼之逆料遼事所謂不幸而臣言中也拯溺救焚間不容髮審其勢而急援之豈不才智兩得乎迺如良醫料死惟願速其死以神吾料症候既明而不思揀藥則亦何貴於良醫哉至如廣寧一敗並轡入關方倖然快其言之驗也譬猶操舟者料舟之必覆及米覆矣而不知其同在舟中也噫亦愚甚矣

石匱書

卷一百九十五

熊廷弼王化貞列傳

鳳禧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一

明 劔南張 岱著

鄒元標、趙南星、高攀龍列傳

鄒元標號南臯，江西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觀政刑部。時首輔張居正奪情起復，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詞上疏言其忘親貪位，居正大怒，取旨。四人同日受杖。元標草疏就趨，至午門，四人方杖闕下，血肉狼藉。元標持疏入關者，爾不

石匱書

卷一百九十一

鄒元標列傳

一 鳳嬌堂

見杖者乎生死未可知爾何自苦元標紿之曰我自
請告耳疏遂入疏曰臣聞輔臣張居正父喪居正三
疏乞恩守制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
之皇上皇上不聽計哀死求之必得請而後已何
求歸之情未切暫留之疏遽上臣讀此疏涕泗交流
自念一介草茅涉世未久諳練未深不敢呶々自取
越職蓋冀當言責者有言也今當言責者不惟不言
且乞留矣臣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斁日被冠裳

無異禽獸敢置身斧鉞披瀝為皇上陳之臣聞天生民不能自治也立君治之君不能獨治也置相佐之相也者一人之身而社稷綱常所攸賴者也必置身於綱常大道之中而後朝廷服萬民懷一有不善議其後者如蜩毛而起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今觀居正之於父也憑棺淚奠未盡送終之禮在京守制尚貪相位之尊果能正身而正人耶不能正身而欲正人為居正計

者不可一日而不去 皇上為居正計亦不可一日而留矣居正不去天下人所共知也 皇上留之者豈以其有利社稷耶不知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頗多姑舉其最著者言之一曰進賢未廣詩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故聖世士器美而官材茂今則不然先朝各郡邑進學數十人居正任事限郡邑不過十六七八是阻進賢之路也無論他郡邑臣鄉先朝每科聯

登科甲者不可以遊黷序矣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
維持之不羈之才必有所逞迄今怨號之聲徧於江
南此其遺禍何如也二曰決囚太濫書曰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故奸生之德洽於民心今則不然先時
決囚初無定額居正任事限各省決囚若干以致首
鼠私竄者欲盈其數以免罰有濫及無辜者矣夫決
之先歲者足以示懲來歲必取盈則雖有自新者
其道無繇也三曰言路未通古先聖世草莽賤士農

工商賈皆得竭盡其言居正仕事大臣持祿不敢言
小臣畏罪不敢言誠有之矣折繡檻於彤庭披忠於
玉陛者未之見也聞有憂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抵
掌而談當世然不先稟命有今日陳之而明日罹罪
者矣豈盛世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臣先歲北上
觀黃河泛濫漂沒為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蒿
為巢啜水為飧目及至此心慄魂飛夫被水潦如此
被旱魃者可知矣黃河如此環四境者可知矣有司

不以奏聞恐干大臣德政以致展轉溝壑提妻携子
散之四方者衆矣 皇山深居九重漠然不知此居
正之罪也其他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材又不可枚
數矣即使有利社稷猶大壞綱常也况無利社稷若
此而可留之耶抑豈以居正既去天下事難以支耶
不知我國家法度維繫民心者久我 祖宗德澤聯
屬民心者深況在事諸臣濟後先非居正一刀所
能獨運也居正去位之後其德澤法度如故也天下

人豈盡出其下哉臣伏讀聖諭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矣弼成帝學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志固未定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陛下之學將終不成陛下之志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人皆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治矣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

後世謂陛下何如主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此而弛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攬權戀位者輒援居正故事甚至窺竊神器貽禍深遠難以盡言者矣且臣觀居正首疏云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辦是其心蓋曰起復非常事也吾非常人也吾而當此誰則議之自臣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知信是也力此五者斯謂之不常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莖指而

名之曰非常人也然人不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禽
獸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旁人
之謗議卹匹夫之小節非狂病喪心有此言哉夫一
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謂理之
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論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
旁人謗議是乎非乎尾生之信孝已之行陳仲子之
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果可謂小節乎又
曰道路無不為臣酸鼻此其欺罔尤不容言居正未

聞喪之先天下逆覩其奸居正既留京之後天下深
恨其非佞登刑堂遇各節曹出刑曹接諸劄案各重
首喪氣一日三歎切盡含憤有不忍言酸鼻者誰乎
皇立太婚固大禮也居正以被絰罪久欲離乎其間
何心哉蓋欲誇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
南渡之日猶送親婦塋當此熙朝豈南渡之時耶先
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蓋無
情可奪無復可起又非賢之儔矣大臣聞喪而不去

小臣必有匿喪而不報者固所必致也嗚呼父子天性其恩固極事父如此事皇上可知矣先正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遺其親能忠其君者未之有也臣目擊其奸不能終默伏乞皇上俯賜採擇亟斥輔臣速歸守制則綱常正而人心服朝廷尊而天變消萬世仰聖天子作為出尋常萬一矣居正學尚刑名見臣此疏禍臣必深臣萬一死矣蓋非嚴刑督責以稽天下之口則攻之者愈多也意臣甘為妾婦自

愛其生矣堂。丈夫不忍為妻婦者尚多何足以藉
其中哉明。下消下杖八十元標慷慨赴杖神色不少
變杖畢掉足欲行若無所苦者時人稱為茅焦謫成
貴州都司衛即日就道後數年居正病重張四維康
時行往問病居正據榻睜目言曰我病當歸鄒元標
可起用矣張申答云誰敢用之其不忘仇讎若此後
元標在戍所讀書講學生徒就之者幾百人日以古
學共相磨勵有巡方至衛操閱元標必戴鐵帽號衣

持戟負弩襟軍伍中巡方知之亟遣人謝罪元標曰
此君命也不肯去必終事乃歸六年反鄉里終神
廟之世當事列薦者無慮數十上終不起泰昌改元
公議起廢首以元標名上陞大理寺卿辭不就天啓
元年起陞刑部右侍郎敦促就道蒞任一年有直陳
時務二疏讜言石畫切中時艱上有溫綸嘉納是
年十月上欲推恩客氏降罰言官馬鳴起等元標
上疏力爭之不報二年陞右都御史九月兵科給事

中朱童蒙疏忝憲臣議開講學之壇等事元標遂有
謹陳共學之原以完衆志一疏得旨慰留十月元標
見權奸表裏逆焰漸張連上四疏乞休得旨回籍待
加太子少保准馳傳去元標就道又有去國情深一
疏論東事當守黔事當戰并發帑減餉保身任怨諸
事纔一二三千言皆一時藥石五年魏璫用事御史
張訥請廢天下講壇矯旨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
懋衡俱削籍仍追奪誥命鄭三俊畢懋良姑冠帶閑

住其東林關內江右新安一切書院俱着拆毀暨田
土房屋估值變賣催解助工亡何病卒崇禎改元追
錄清正名臣復元標官下詔優卹賜謚忠介

趙南星號濟鶴真定高邑人萬曆甲戌進士授河南
汝寧府推官遷戶部主事調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南
星鯁介孤直惡人奔競干謁不至其門以清正負天
下望掌文選有剖露良心一疏譏切時弊為僉士所
嫉科臣劾之章上不下請告歸里癸巳年起為考功

即管理內察直情徑行毫無顧忌李世達卽之遂削
籍去恭昌起廢以卽中陞太常寺少卿歷通政陞工
部右侍郎上疏力辭輔臣兼向高責以大義感激赴
任再陞都察院左都御史振刷風紀益厲操切有申
明憲職一疏畧曰臣衰頽無識蒙皇上拔置西臺
為諸御史之長夫臣無職也以諸御史為職諸御史
皆稱職卽臣之稱職彼出而巡方以致一方之太平
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得當也舉劾之所以不當者

人務於市恩而不肯任怨也臣請按臣差滿令河南
道發單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必舉劾允當而
後為稱職不則即當以不稱職論夫臣之欲保爵祿
非與人殊何樂乎任怨若此哉誠以不如是則民不
安民不安則社稷不安也有旨獎勵令載憲綱永遠
遵行癸亥復當內計去癸巳閱五察矣南星素嫉臺
省中多貪邪濁亂朝政至是作四出議激太宰涇陽
張問達所鋤去畧與癸巳等天啓三年代問達為吏

部尚書遂以澄清流品為已任用無錫高攀龍為左
都御史應山楊漣為左副都御史而僉院用桐城左
光斗首垣用嘉善魏大中考功即用新昌鄒維璉近
例銓司無一省兩人者時已有一主事江西人南星
以祭典近而官多缺故破格調用維璉高攀龍入為
南星已丑所取士亦不避嫌南星意惟在官得其人
他不之顧也一時群賢輻輳天下想望太平而天不
祚國不旋踵而禍作矣時冲主在位逆奄魏忠賢竊

柄外廷奸人多與交結南星於公所見奄以正言規之奄以此銜之政府魏廣徵與奄認同宗南星為廣徵父允貞密友以廣徵為故人于常倨見之以足鞅廣徵每干部政南星又正色却之懷恨益甚後太廟頒曆廣徵後至其省交謫廣徵疑南星主使遂思所以傾南星會楊璉上二十四罪之疏奄恨切骨廣徵乃挑激忠賢謂楊璉疏係南星改定也又值高攀龍論崔呈秀貪污異常南星復疏引祝大舟遣戍之

例呈秀竄身魏黨遂肆誣蔑嗾陳九疇借及嘉遇推
陞晉撫謝應祥謂與魏大中師生也暗通關節朋比
為奸疏上捏旨切責大中詞連高攀龍趙南星南星
與攀龍相結引去首輔韓爌極言兩臣負天下重望
不宜輕去奄怒并逐輔臣又嗾張訥梁夢環追論之
北鎮撫許顯純劾問汪文言織入南星懸坐賍私奉
旨逮問并退其子清衡其甥王中胤兩日內各杖四
十荷校兩月俱擬遣戍南星時年已八十矣不准收

贖於酷暑淫潦中偏勒南星速赴振武清衡赴莊浪
中龐赴永昌同日出門復逮其夫人湯氏追比至死
崇禎改元恩詔赦免其時巡撫留難回文遂於丁卯
十月十七日歿於戍所清衡所寬奉旨准復原官給
祭塋謚忠毅廕一子入監讀書南星公忠強直好善
若渴嫉惡若讎意氣磊落有才趙節俠悲歌慷慨之
風負天下重望通籍五十餘年，垂八十而投荒以
死悲夫南星之文章豪宕卓犖不拘，絕墨其為詩

文閣學稱其刻勵濯磨厭薄七子而猶不免步趨北地姚官唐稱其淋漓沈痛讀者如聞易水擊筑之音欲泣欲訴以今觀之兩先生之評各有當云

高攀龍號景逸南直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出趙忠毅門下起家行人癸巳建言語侵時相謫廣東揭陽典史泰昌踐阼起為光祿寺丞南莊仕遂有釋群疑銷隱禍一疏曰往者張差謀逆寔係鄭國泰主使劉保謀逆寔為盧受通謀受蓋鄭氏私人不可掩也

陛下至此當思所以處之道不過從人心所積疑者而解之不蓄疑以貽後止使遠害以自全也故為鄭養性計不宜以人所共指之人自處危疑陛下為養性計不宜以人所共疑之人密邇禁近亟當令歸湖廣原籍仍令帶俸以示攸厚者也又曰崔文昇當先帝新喪哀痛萬幾勞瘁凡有疾病其症必虛雖至庸醫亦能辨之文昇故用泄藥元氣不可復收是明以藥殺也在律故違本方殺平人者皆斬況至

尊乎 陛下即不誅夷僅止斥逐四海人心已憤鬱
不平今文昇潛伏京師意欲何為亟書明正典刑以
全 陛下父子至情天下君臣大義者也蓋文昇素
為鄭氏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考訊歟不及同張差
劉保早正謀逆之罪耳人與兵科王志道書畧曰張
差持撻美女代釁先進泄藥繼進劫劑以紫禁青宮
之中忽有荊軻聶政之輩於飲食男女之內行其斧
斤煬毒之謀皆意思所不及天下萬世之公致討於

亂賊者重而責備於君上者輕若謂隱諱則恐其事彰明昭著中外共知雖欲諱之誰得而諱之諱之一字是為亂賊設護身之符今加以誣謗二字又為亂賊立藉口之法臺下即不顧往事獨不慮將來乎

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 皇祖身上事 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 皇考身上事 皇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 皇上身上事夫臣子於君臣大義嚴萬古之綱常守三尺之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

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維並行不悖焉得以討賊者為謗君為誣君遂足傷皇考之明遂為傷先帝之義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也王大成以優介誤入禁地而以張敖未嘗知貫高之謀比張差之主謀者燭影斧聲本無其事而以比進美妹進泄藥進劫劑者一切寔而虛之所以為亂則善矣所以為君父則吾不知也垂簾之說出聖諭手授方相國乃臣子誤為不必然之慮且皇上何嘗薄待選

侍臣下亦何嘗欲 皇上薄待選侍賈侍御之揭當
時自有悞之者侍御所以自悔為人所悞也大抵台
下言孝經之尊親不言春秋之討賊言主上父子之
親不言臣下君父之義言 皇上一時之權不言宇
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
懼一喜一懼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灑 千
言一時服其正論四年八月陞左都御史九月劾貪
污御史崔呈秀慢視憲規恣行無忌辱身辱國所當

重慶以洗巡方之恥呈秀革職下部議處呈秀以淮
揚得贓數十萬賄結魏忠賢不但復職遂攬事權
以肆其毒手乘冢宰會推晉撫有旨責其師生偏庇
不肯從公會者又捏其疏內有冲弱字樣責以任情
那改遂削籍去歸則惟杜門著書築圃山中不與外
事而織造奸璫李實承忠賢風旨駕風影之詞陷入
黨錮緹騎四出攀龍聞之焚香沐浴手寫遺疏封以
授其子曰事急方啓乃給家人獨自寢息以思良策

至夜半密起整衣冠望闕叩頭自投於園池次日啓
戶闌寂空帷而已讀其遺詩始知身陷汨羅隨報有
司臨視面色如生其疏云臣雖削籍誣屬大臣大臣
不可奪臣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
遺君恩未報願結束生望使者持此之復 皇上奏
聞逆璫猶坐贓私成其于世儒以快呈秀崇禎元年
追念遺直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憲世儒入監
讀書

石匱書曰、東林之有三君子、猶元祐之有蘇子瞻、司馬君實也、試觀其光明磊落、出處昭然、不東林者有其節、概否耶、鄒南阜以觀政進士、建言廷杖、棲遲田畝、四十載、起廢半年、岸然投効、所謂介如石、不終日者、非乎、至若趙濟鵬之盡瘁成疆、高景逸之致身止水、勁節孤操、至死不變、抑又難矣、以三君子言之、亦人負東林耳、東林何負於人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二

明 紱南張 岱著

楊漣左光斗列傳

楊漣湖廣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知常熟以卓異召
內召拜兵科給事中庚申八月光廟踐祚病大漸
內監崔文昇進泄藥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紅丸漣上
疏極言用藥之悞次日光宗御乾清宮召閣部大
臣隨召漣入同受顧命問漣名呼近榻前詔以輔皇

太子要緊爾等當輔為堯舜之君。漣感泣誓以死報。
光宗賓天。奏請李選侍即日移宮。御史賈繼春等以
漣違忤。先帝通逐庶母。持議不合。遂乞歸。疏曰。臣
平生薄相。身無媚骨。以賦命窮蹇。處世骯髒。之人而
際兩朝知遇。被聖明忠直之諭。人生之願望。與書
生之福力。至此極矣。今日捧覆載之恩綸。披上方之
文綺。齋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
友。入教子孫。以彰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寬。

對詩書而無愧即不幸自先犬馬卒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皇考於天見先人於地下臣可以瞑目矣若乃因循係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借主眷以梯榮挾忠憤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向日憤爭謂何始禽鷹鷂之逐而終甘腐鼠之嚇陰懷蠅蚋之逐羶之情而陽樹犬馬戀主之態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非皇上之所以蓄臣也臣一去或者知止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又臣去國之深衷所欲自

劾於皇上者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未罪臣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為急流勇退之人而已詔許之連去熹宗御殿屢問鬚子官安在顧朝班屬目者久之連家食三年癸亥起禮科都給事諸子有喜色連歎曰兒曹何癡而以及進賢冠為而作牛馬耶今冲主孤立所在伏戎外有強奴內有逆豎疆場官府皆我死所也憂且不暇何喜之有未幾轉太常寺少卿歷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見魏忠賢客氏逆謀已成負隅將出遂
繫罪首攻於甲子六月初一日有二十四罪之疏

白職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
事其在內廷祇供使令灑掃之後違者法無赦故在
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為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
雖有驕橫恣縱如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
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
朝綱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

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為威劫。無敢指名糾參。職寔痛之。職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為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自負忠直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職田間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謹撮其大罪之最著二十四款。為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黃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

其服從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
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為奸賢不敢為惡哉
乃初猶謬為小忠小信以倖恩既乃敢為大奸大惡
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托重閣臣非但令其靜
心忖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
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
若天淵傳奉而偽誰與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
逼講議政事之堂幾成鬧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

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歎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剪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強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

普天寔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
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
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
得。顧於護黨氣。歐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如蟒玉。以
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仇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
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平功在
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
忠賢一則使人喧嚷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

交構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願於
柔媚善附、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足真與我
善者為善人、我惡者為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
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
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辭、以錮
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字、竊作貂
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
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

借用為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出顛倒有常之
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
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鄞熊德陽江東謙徐大相毛
士龍侯震賜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
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
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
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
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狀謀之私

此託言急病立剗擒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
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
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己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矯
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
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為堯母是皇上
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
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雷流虹
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

寔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也哉。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八月、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憤矯旨、掩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

但仇王安而寔敢於仇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
老犬馬而畧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肯為忠義者。
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受其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
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顧奢。今日討獎賞。
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
八室室。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挿漢。葉愁葉怨。飲
恨吞聲。又不止於瑩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
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廢錦衣。明日廢中書。金吾之堂。

口皆乳臭。詰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並侯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胆麓。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為護持。言官極為糾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卒人開稅也。良卿主員。

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脉、託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杯、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王敬思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挈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興行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鮮之氣、先結於壁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懸監謗之令於臺省矣、科臣

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傳其
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遷除言官不得司其封駁險
邪目之以偷換手眼那移升叙致士樸卒困頓以去
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夫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
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
鎮撫司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
其不善鍛鍊竟令削藉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
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

於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脈則何可崇此蘊毒
大罪十八也末也而且示移天翳日之手於絲綸矣
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
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褻王言幾成解訟無論玩
弄言官於股掌而皇上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
天下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
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任
事雞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于傳應星

為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為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為之
扶壓打網、片語違歡、則駕帖立下、如近月之擊中書
汪文言、不從閣票、不會閣知、不理閣救、而應呈等造
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刊黨錮之
牌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
十也、尤可駭者、東首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
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寔來自忠賢司房之家事、
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日因

逼城下忠賢固為東首首功之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眉鄔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設脩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淮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翼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園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為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

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
賢蓋已無之。不知意欲何為。大罪二十也。且皇
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
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以
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為遲。改駕四馬。羽幢
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
馬獻榮者。寔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為何如人。想只
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

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 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

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思多成怨聞今春忠賢

馳馬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

恩已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進有傲色退有怨言

朝夕隄防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打點從來亂臣

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收拾不住 皇上果真有此

事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鑿忠賢不足以

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

案與長安之共聞共見非出於風影憶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之徒苟徒富貴或扳附枝葉或依托門牆或密結居亭或援誠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夫人客氏為之彌縫其罪

矣而遮飾其回氣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

工積威所劫積重所移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

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緊切當用

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

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

專擅即章奏之上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寔且如

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呈夜馳請一切

票擬必忠賢既到始敢批發嗟天顏咫尺之間不
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
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
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至
風霾告人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
賢積陰蔽陽之象而睿哲偶蒙及蚤不治則羽翼已
成騎虎難下臣亦不能為陛下策矣伏乞皇上
大奮雷霆將忠賢縛至九廟之前明正其罪置之典

刑、清除君側、以答天變、則人心悅服、世運更新矣。職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職、然職不思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悞皇上堯舜之令名、即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少酬、死且不憾。疏入、忠賢大驚、惶無措、欲結輔臣韓爌、挽回爌、嚴拒之、不得、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曲幹、遂令魏廣微票旨、切責漣、憤激思補贖以進。候午朝、伺忠賢至、面折之。忠賢聞、阻

聖駕三朝不御、第四朝方出、御皇極門、儀仗刀、劍、倍
於常時、侍班宮僚更加嚴肅、左班諸臣不敢擅出奏
事、叩閣無路、而忠賢之烈焰益張矣、天啓五年二月、
大理丞徐火化、叅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
逆璫矯詔逮漣、并及光斗、漣聞命就繫、途中病篤、以
忤璫無敢館之者、至河北、有高公者聞漣名、假館居
之、進以醫藥、郡邑縉紳恐喝之不顧、漣病甚篤、卧三
晝夜方語、及死、生漠不動心、唯以殺璫未遂為恨、

留十日病稍痊就道人見之曰此魏上公仇也倉皇
走避一日途次有乞丐數十餘人望檻車而來或繫
或炙或布或錢或薑桂或酒醅聾者以口瞽者以指
跛者以首啞者以目持物贈漣匣車搶首喘汗唾啐
罵漣不絕漣慨然受之諸乞兒復流涕送之數里而
去六月下北鎮撫獄許顯純織入汪文言一案坐漣
受熊廷弼買命錢一萬九千兩五日一比榜掠剝剝
血肉俱盡一日傳命促漣死漣乃據押床書數紙遺

其子名獄中絕筆書畢獄卒以囊收其頭懸起即卒
七日屍出縻爛不成手忠賢文傳上諭楊漣贓私
未完行撫按立限追比漣身無長物罄家產及兄姪
產業不及四五千金朋友親族贖助數千金知府李
行志設簿得千餘金知縣吳之彥損產代納千金尚
大七八千金是時家無立錐棺槨停河岸母妻住城
棲二子囚繫追贓幸思宗踐祚褒卹忠裔以漣為
首贈右都御史崇禎元年十一月其子之易奏獄中

石月才
絕筆工科給事中沈惟炳懇昭楊忠愍例加太子太保謚忠烈

左光斗直隸桐城人。生時赤光滿室。九歲能屬文。作
粥賦。弱冠舉於鄉。萬曆丁未成進士。授官中書舍人。
擢監察御史。奉命視屯。光斗曰。北人不知水利。畏言
屯田。勝國初倚漕東南。至以御酒龍衣求米。張士誠
今不改謀。後將無食。乃力請屯田。又請倣漢力田科。
以屯入多寡為殿最。使人自為屯。又請置屯學。談博

士弟子員、因屯糧制餼、詔俱報可。於是屯功大興、其
年入穀數千鍾、李年倍之。鄒忠介元標道見之、歎曰、
治天下、豈不以才哉、人苟有才、天氣地力、皆可得而
變也。往三十年、都人之視藁、猶扶桑也。而今畝棲
若此、時、神廟不豫、璫劉朝宗、矯東宮旨、索嘉靖朝
戚畹絕庄、光斗封還不啓、曰、尺地皆殿下有、今日御
史受命巡田、安敢以田私進奉乎。璫大恨去。已又糾
巨璫陳登奪于粒為屯、亟當按。一時咋舌、稱為真御

史神宗崩。光宗即位甫一月。病大漸。選侍李氏希封后。不得。趨召廷臣。一時升殿。內使持挺守門。不容入。光斗作色言曰。先帝宣召諸臣。不幸宴駕。皇長子未知安否。汝等閉宮堅阻。不容顧命大臣。請見儲君。意欲何為。諸璫愕視無語。然後放入。哭臨畢。即請見皇長子。議移宮事。未決。光斗奏清宮禁正名位。一疏。李選侍震怒。禍幾不測。以輔臣劉一燝力持得免。熹宗元年。差光斗視學京畿。先德行後文學。聞

有孝子廬墓六年者以文黜特復之以風勵諸士癸
亥陞大理寺少卿次年轉都察院僉都御史時與楊
漣同心秉政僉士側目會冢宰趙南星以鄒維璉為
考功司以魏大中為吏科刑科傳擬恭之詞漣光斗
光斗上言傳擬論臣及科臣魏大中一篇之中終不
得其指歸何在倒戈於君子君子何人呈身於小人
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前總憲也其題
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聞也臣於山人墨客絕跡

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藉延譽何事引為腹心臣有以知概之意矣概之意不利於考功有鄒維璉不利於銓司有程國祚又不利於吏垣有魏大中欲以一網打盡不知此三臣者皆負海內之清望者也科臣何而必欲與之為仇豈其性與人殊耶抑亦有神奸播弄捏造黑白簧鼓其間不覺目側而心危遂手忙而足亂耶人言科臣曾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許因求多於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清流

為難矣。臣侍罪風紀、人材進退、創得興聞、如其納賄、
招權、引用匪類、須指有的、寔以科臣之權力、能使朝
廷不能用人、銓臣不敢就列、首垣不許到任、把持朝
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冒認東廠理刑傳誣教、為兄
弟、脉絡機鋒、長安冷覲久矣、窟穴深藏、布置已定、欲
用邵輔忠、陷毛士龍故事、比暱匪人者、莫科臣若。名
義至重、鬼神難欺、願科臣之慎持之也。臣一官忝竊
久思避賢、且見人心日下、清正難容、義憤填胸、生趣

都盡何有一官伏乞將臣罷斥以謝科臣、愚幸甚、
溫旨慰留光斗決意請告後以冢宰會推夫人波及
光斗革職為民追奪誥命乙丑三月北鎮撫許顯純
勘問汪文言辭連楊左有旨被逮光斗聞報即行桐
城數萬人哭且噪聲言必格殺使者光斗急呼諭之
乃止數萬人又入出辦香禱於其里之神祠又數百
人密齎糧欲往伏闕至河光斗始知辭之不得至欲
自引數百人乃大慟而返至白溝尋故友鹿善繼時

善繼在遼、晤其友孫奇逢、奇逢曰：「公大臣，風雷雨露，
際朝廷恩，善持毋惑。」光斗灑淚而謝，奉聖夫人弟容
光先者，在白溝，謂所知曰：「被逮諸公，皆名賢，吾欲丐
吾母求解於吾姊。」奇逢向光斗述之，光斗曰：「唉！求活
婦人，豈丈夫乎？」奇逢遣其弟奇彥同鹿善繼子化麟
奔遼陽，見其父出奇策，救諸君死，而奇逢先到京，知
光斗坐封疆贓二萬，五日一比，受刑慘酷，遂往定興
見鹿太公，為光斗措銀納贓，異緩其死，太公告鄉父

石臚書

卷七

左光斗列傳

九鳳嬉堂

老曰。籽粒場受左公永賜。畝捐一錢。可得數萬。告鄉
子弟曰。諸生受左公賞拔者。多寡隨所輸。可得若干。
於是定興容城新城任丘清苑孝廉明經諸生好義
者。各奔走若其私。下里嚮應約畧可以充事。而光斗
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拷掠垂盡。乃書絕命詞。著若器
中。示其弟孝廉光先。及于國柱等曰。辱極汚極痛極。
死矣死矣。如二親何。卒之日。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如
斗。光斗既死。鹿太公所歛金多青蚨。太公易精鏐。將

輸納事不成，乃復易青蚨散之。長安聞然，謂鹿太公
歛二萬金，敕在中丞。邇者日急，太公曰：我思之熟矣。
平生豔狗義死，七十老人得死此足矣。夫何求得倖
免光斗屍出，骨肉零落，慘不可言。外大吏復承璫，追
追贓愈厲，籍其產百不得一，併及昆季宗戚三族十
族之財，俱為罄盡。子姓繫獄者數十人，太夫人與其
伯兄相繼死。弟孝廉不敢赴春官，封公死而復甦，卒
病痿，得禍之酷，古未有也。崇禎元年，上憫死事諸

臣以楊漣為首先斗次之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再
贈太子少保官其一子予祠謚恩數與楊漣等太史
倪元璐曰璫亂戮士至漢建寧明天啓而止然自其
所執之言以量其智愚魏忠賢者亦安得比於曹節
王甫乎節甫之誣君子曰是將為叛以叛為名掩而
殺之其正也今之為詞則以三案三案者注誠震器
雪痛鼎湖即如此何至可罪夫家賊而索賊親死而
咎賢其情也今曰賊不可索鑒不當咎是為有罪猶

曰是常嚴治其家而孝於其親為可殺也凡此皆小人之誤忠賢小人固亦須讀書也且夫小人既以異議取訕其勢不得不報君子然而昔者君子之訕小人也遠之而已而今之小人所為報東門之役者至於掩捕弑戮不已毒乎掩捕弑戮小人之已甚其在君子則亦有幸也蓋以今之小人倚璫猶不如宋之小人倚荆國耳故為三案之異議者自其持之何必無誅忝之義一倚璫而盡沒是故今之君子為易辨也

若夫薦學貞志正骨孤情霜清電明霆決颺烈即漢
膺密未有如楊公左公者矣三案之立議始於梃擊
中於紅丸終於移宮此以楊公左公為後勁三案之
承禍始於移宮而梃擊紅丸以類而求之此又以楊
公左公為權輿流覽三朝上下五十年之間而不叩
樞建於楊左二公又烏可謂之能知世務者哉

石匱書曰魏忠賢虎踞宮中牙爪已具爰有出押
之勢而楊連一疏東勢決藩張牙橫噬毒徧寰區乃

遂不可收拾矣。京房言趙高奸未大露正先發之正
先死而趙高威自此成。是楊左不幸而為忠賢之正
先也。及後阜城之誅與望夷之族相報不遠。伯有為
厲則仍是楊左殺之也。干將雖折拾其寸鐵猶足殺
人可不畏哉。